

■ 新作聚焦

索南才让中短篇小说集《荒原上》：

荒原上的捕猎

□李蔚超

在青海湖湖畔，无论海南还是海北，“索南才让”都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名字，藏语意为“长寿富贵”，叫这个名字的牧民作家却是一位蒙古族青年。“我生长的地方是藏族自治州，家里祖辈们全部精通藏语，生活习俗也和藏族相似，人乡随俗了。”索南才让向我解释。青海湖边聚居的各民族团结牧民藏族人口较多，也有不少回族、蒙古族、汉族。据索南才让回忆，他所在的地区，有时直到人口普查时才发现一个家族的成员中可能不止一种民族。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是青海湖边族群认同的基础。青海湖畔多民族、多元文化交织下的情感结构和生活经验，在很多青海籍作家笔下都有所呈现，它们也是索南才让文学创作的财富来源。听索南才让说，与妻子、女儿们在家中交流，他可以说地道的青海蒙语，粗通藏文，同时，又能十分准确地创造性使用文学翻译体汉语。“我注意到它的鬃毛和犹如细碎波浪般卷曲的长到拖地的尾巴在晨光熹微的时候最为神秘和动人心扉。”这样西化翻译腔的文学性长句在索南才让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它们来自于索南才让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模仿。我曾有幸拜访他在青海家中的书房，守在草场边的筒便房子里翻阅了不少通俗版本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谈里，索南才让承认，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他的文学“圣经”，这些中外文学作品俨然是他文学的启蒙老师。于是，他开始沿袭那一套汉语文学的语言、表达和理解方式去讲自己的故事。小说《荒原上》加入了携带作家生命印记的细节，为灭鼠而守在荒原上的“我”，在帐中秉烛夜读《平凡的世界》，为教授伙伴乌兰、金嘎、确罗汉语，“我”还捧出了《白鹿原》《西游记》《鲁滨逊漂流记》《飘》《藏獒》《堂·吉珂德》……汉语及文学，在青海湖边，索南才让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意义，他用它们排遣、驱逐、填充荒原之空旷和时间的无尽。

读小说《荒原上》时，我曾略感诧异，青海湖边原本是芳草萋萋、牛羊满地，何以要用艾略特式现代性的“荒原”而非“草原”来为小说命名，后来才晓得自己的狭隘。“荒”之关乎耕

地丰歉、人迹多寡原是后话，“荒”本是我们祖先想象世界与时间源头的鸿蒙之处，是无穷无尽、混沌未化的元气聚集之所，《山海经》云：“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红楼梦》的故事起源便在那大荒山下，女娲补天取石之处。学者考据起来，大荒可以是东北，也不妨是西北，总之，大抵可以想象，总归是索南才让笔下这样的一片土地，一望无涯，罕有人至，氤氲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蕴含着今天的城市人无从经历的传奇，大有故事可说。于是，索南才让化身荒原上古老的吟游诗人，他成为本雅明所言“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是由讲故事的人和做伴的；即使讲故事的人也是有人陪伴的”，他从汉语表达的文学传统中习得了讲故事的能力，一面向草原上的人们讲汉语故事，一面向汉语向遥远的汉语读者讲述草原上的故事。于是，尽管荒原之上生灵出没、人迹罕至，但是，在他的小说中，你可以从荒中读出力，从空里读到奇，从无垠中看到人的渺小、生命的顽强及人与生灵的密切关联。

小说集《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收录了索南才让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短小的篇幅里，弥漫神秘莫测、引人探究的气息，构成了小说内在的紧张感。这种独特的气质和陌生化的风格首先来自叙述的对象，索南才让是一位牧民，以牧马放羊为生，他的小说里，几乎篇篇都有马或羊，他用描写人物角色一样的叙述手法展开对动物的书写。与动物朝夕相伴的日子里，“我从中得到了灵感，我在为他们写作”，索南才让写道。对于牧民们来说，万物有灵不是一句观念之谈，在他们那里，牛羊马不仅仅是财产和生计，索南才让笔下的牧民把对男人或女人、老人或孩子的温情一并倾注到了牛羊马之上。“我的牛我会看错？我就算是看错我的老婆也不会看错我的牛”牧人说。除了像爱惜女人和孩子一样地守护牲畜，索南才让笔下人物最常做的事是在荒原上猎捕，或猎人狩猎，或为守卫草原而驱赶偷猎人，或为看护自家的牲畜而杀死入侵动物，走火的枪、动物的牙齿和利角，以及足以战胜

索南才让展示了一种可贵的来自“别样生活”内部的讲述，这是他对生活和经验的天然直觉，他的讲述，提醒了我们对于民族和文化问题的另一种思考方式。

和摧毁人的肉身与精神的荒原，在作家精准的动作描摹之下，狩猎的过程呈现迷人感目的速度和力量之感。在《牛圈》等小说中，不交代太多故事背景，索南才让便开始让一个人或两个人孤独地走，结伴走，超越生命极限地绝望地走，寻找冬虫夏草或是什么野兽，迷失在荒原上，或者殒命于天地间。这种片段里，索南才让真正展示出他作为小说家的才华，他格外耐心地描写荒原上人如何长时间无尽头地徒步行走，以双脚和大地建立起亲密无间而饱受折磨的关系，一种人与自然最初的关系，“用大脚来和大地和谐共处的力量”，追随着人物徒步行走，索南才让用小说赋边塞诗，又如吟诵古老的民谣，大荒之地的神秘与壮美在我们眼前敷衍展开。

尚嫌青涩的作家不善于为他的小说找到归宿，常常草率而急促地收尾在一个人物的死亡，如同吃了冷枪子，猝然而去，猝不及防。除去经过作家数年沉潜的《荒原上》拥有一个略显刻意的抒壮阔之情的大诗朗诵的情节之外，大多数荒原捕猎的小说里，即使面对死亡与离别，索南才让依然显示出压抑了悲哀的平静，从速了断。统一的结尾，或是他受追求小说传奇性结尾的叙述技巧所限，或者是因为他的人生经验不足以支撑他对终点的想象和推测，所以，小说家索南才让像猎人一样捕猎于荒原之上，他观察、瞄准、以文字将对象捕获，然而，在猎取猎物之时，一个更大的、无法猎取、无法囊括的主人公彰显而出——荒原，它是空间更是绝对的主人公，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它仁慈



而冷酷。几代青海作家用汉语讲述着易于被汉语遗漏的故事与经验，大荒之上，吾土吾民，那里有我们中华远古文化里的大荒山，一片需要当代人声音讲述的土地，尽管青涩而天然，但索南才让的意义首先在这里。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写作者的观察者们大致抱有一个出发点，期待在他们的小说中读到某种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于是，民族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来自内化、迎合外部期待视野的“边地美学”。另一方面，对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流传了近百年的名言不加历史地思考的借重，诱惑着进入汉语写作秩序的少数民族民族作家，不自觉地施行起民俗志的展演。而不均衡的现代性进程，使得向外出走的渴望在写作者的内部放置了一面远方的镜子，于是，去远方，去“更好”的地方，成为很多小说的内在线索和人物焦虑。

翻遍索南才让的小说，他和他的人物毫无以上两种趋向的意愿，索南才让把他的人物安放在草原荒地之上，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行动，不受“外”的诱惑，无诱惑就不出现代性的焦虑。没有传统、习俗与现代的二元对峙，就不受“二元”论桎梏，就没有所谓文明与野蛮、没有启蒙与被启蒙，没有进步与落后的比照与批判，文化、民族、习俗在大荒之下，皆为平等而共生。索南才让展示了一种可贵的来自“别样生活”内部的讲述，这是他自觉地选择，是他对生活和经验的天然直觉，他的讲述，提醒了我们对于民族和文化问题的另一种思考方式。

■ 创作谈

写作的圈套

□索南才让

写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读书，读经典，读喜欢的、一读再读的书。我是一个书虫。每天写作之前，先读半个小时书，写一个小时，又读一个小时。有些书第一次读完，好像什么也没留下，后来又读，觉得读过，好像那种梦，见过场景和人物，分外熟悉。

写《荒原上》(那会儿标题是《在昂冷草原》)是2009年，那会儿我在北京，在一家现代雕塑公司里干活，敲雕塑模型，焊接、打磨、抛光……现代几位著名雕塑家的作品我都做过。晚上不加班的时候，我就在宿舍的小卫生间里写《荒原上》。我在这间废弃不用的小卫生间里安置了一张不锈钢小书桌，是我自己设计焊做的，抛光的银色桌面上雕刻有几个字：时光不负有心人！

第一稿是手写的，写在一本黑皮速写本子上，我写了两个月，完成草稿，那时候已经是冬天了。那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守在厂子里，除夕之夜登上屋顶看京城烟花，果然精彩，永生难忘。到了春天，我已经将这部中篇小说修改了一遍，又誊写在另一本同样的速写本上。然后在一次休息的时候，我带着这部作品去往一家知名的杂志社。我在那里徘徊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勇气进去，差一点扭头离开。是发表文字的希望阻止了我，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不记得是几楼，也不知道该进哪一个门。楼道里特别安静。正在这时，从有着两个大玻璃门的房间里走出来一个人，一个光头的中年男人，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投稿。他的目光就盯在了我手中的本子上。他毋庸置疑地说，给我。我把本子递给他，他打开来翻了翻，又瞧我一眼，让我有些自卑地挪了挪脚步。

走出编辑部，我仿佛虚脱了一般，坐在人行道很长时间。其实在把稿子给他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我已经很肯定地预感到它的命运。我对这部作品的信心一下子天翻地覆了，我好像放开了它才第一次认识它。后来果然如我所料，小说石沉大海，而我如释重负。

在遇到《收获》杂志编辑吴越之前，我一直在重写《荒原上》，没有放弃。我觉得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仍然是有可取之处的小说。所以只好一遍遍地重写、修改，几乎每一句话都用我觉得最合适的方式重写了一遍，过段时间又觉得不对，再改再写……2018年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吴越来约稿，我就说有一部中篇小说。过了一个月，我把小说发给她。过了不到10天，她回复我说小说写得挺不错，很有亮点，但也有不少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反复商榷，她的很多建议都点中了脉，点悟了我。

《荒原上》在《收获》发表，我觉得我走出了创作的圈套，那种“这样写其实意思也不大”的感觉没有了，但我觉得又进入了它更大的圈套，只不过刚刚开始，并没有触碰到那种壁障，但它绝对在，很真实。我好像只有把这个圈套里面填满了，才能去破开它，它像一个气球，我先要吹起来，待它鼓胀、饱满、升腾，然后破裂。这样的感觉其实也是一种喜悦，至少我知道我要在它的限度内继续干下去。

(上接第1版)不用扬鞭自奋蹄 新征程上谱华章

她介绍说：“我所供职的《解放军文艺》创刊70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办刊宗旨始终不变，讴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兵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永远是我们的主旋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和新军事变革背景下，《解放军文艺》要继续引领和推动军旅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塑造更多的带有时代特征的英雄模范人物形象。”她表示，人民和官兵的需求是军事文艺存在的价值，军事文艺工作者理应将军营当作永远眷恋的精神家园，让更多战友从战友情、军旅魂中获得精神力量。在新军事变革背景下，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多下部队，了解和熟悉现代化军事装备，知道年轻的官兵想什么、爱什么、熟悉他们的训练生活，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官兵才爱看。

在火箭军某工程部队，我看到官兵在潮湿的山洞中作业，常年不见阳光，还要遭受塌方等危险，可他们每个人都，‘为大国长剑筑巢，这样过一生，值’。”文清丽说，“当我在中部战区某部红一连看到官兵们为了给连史争得一块奖牌，有的鼻梁骨断裂，有的脚受伤，可他们说比连史上的英雄前辈，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全军士兵用青春用热血书写的强军故事很多，可反映这些可歌可泣故事的作品还不够多，还没有全景式地反映全军将士践行强军目标的生动画卷。我们要为英雄立传，为普通官兵讴歌。”她说，作为一名兵龄35年的老兵，一名军事出版工作者和军旅作家，为官兵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是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因我是一名军人，置身在这支英雄的方阵中，我才知道普通官兵是我创作的不尽源泉；因我是一名军人的母亲，我才感到只有把自己的心贴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才能与他们分享光荣与梦想；因我是军事出版工作者，才能切身体会到，只有瞄准备战打仗，书写强军故事，才能与我们英雄的人民军队和伟大的时代同频共振。” (王觅 罗建森)

(上接第1版)《守护民间文化根脉 守望民族精神家园》

践行民间文艺的文化传承使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进一步团结联络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高质量完成党和国家部署的文化重大工程、重点工作和重要任务。包括高质量完成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加强新时代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创作引导和人才培养，继续推动民间文学的社会普及工作，编纂社会普及读本，开展社会宣传推广活动，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稳步实施中国民间文艺传承传播工程，启动民间国宝传播工程，为中国传统民间文艺建档存录，为民间艺人立档存志，为传统工艺的振兴提供依据和支持，加强与学术界、各级政府的深度沟通与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保护传承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继续发挥“我们的节日”品牌优势，助力地方文化建设，形成中国传统节日传承宣传系统，增强人民群众对节日文化的了解与热爱，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总之，我们要致力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民间文化根脉，守望民族精神家园，使来自民间、来自生活的文化凝聚与创造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记者：您对民间文艺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有哪些思考？

潘鲁生：民间文艺有历史、有传统，也来自流动的生活，当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守正创新的民间文艺反映时代、服务生活。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关注和探索如何赋予传统民间文艺新的时代内涵、如何充分激活民间文艺的当代价值，以及如何处理好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把民间文艺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发展优势。

应该说，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激发设计创新能力，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符号性的文化产品。比如，近年来中国创意产品出口总额看，手工艺占比70%以上，创意手工艺在全球贸易中有竞争优势。民间文学繁荣发展有助于做强内容产业。当前，5G技术商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发展，将颠覆式地改变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

的生产、传递和鉴赏方式。内容制性，都需要发挥内容创作优势。整体上，我们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切实加强濒危传统民间文艺的活化与发展，做好文化生态基础研究，制定保护与传承措施，保护和丰富中华传统民间文艺存量，续存民间文艺母本。在保持民间文艺多样性的同时，对于发展基础比较好、具有较好的传承与生产基础，并有望拓宽发展空间的传统民间文艺，进一步丰富其题材和品种，提升设计与转化水平，提高对城乡创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促进传统民间文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推进传统的民间文艺融入发展中的生活，要使时代的意象、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精神融入民间文艺创作，传承文化的创造力，提振文化的创新力，使民间文艺充满生机。

记者：民间文艺的人才现状如何？在确保后继有人、薪火相传方面，民协有哪些重要举措？

潘鲁生：民间文艺家协会一直秉承学术立会的传统，老一辈民间文艺事业的奠基者在深入行进的每一步中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几十年来，培养带动了一批批民间文艺的学术中坚。同时，随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不断加强，民间艺人、传承人、民间文艺创作者和基层工作者的队伍不断壮大，民间文艺的人才队伍呈现新的活力。

确保后继有人、薪火相传，民间文艺家协会要从不同层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民间文艺学”“文化遗产学”等学科建设，加强研究人才培养，进一步培养有研究能力、有创作水平、有民间文化情怀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建设青年梯队。积极为民间艺人出书立传，帮助他们整理创作成果，为民间的文化推广、技艺传承、艺术创新提供学术支持，积极发挥“山花奖”的引领作用，发展壮大高水平、高质量的民间文艺队伍。一直以来，“到民间去”“把书桌搬到田野”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与发展的传统。我们的民间文艺队伍要切实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以过硬的素质、赤诚的情怀服务国家、奉献社会，践行好文化的使命。要重视加强民间文艺的传播力度，积极开展中小学教育、

社区教育，加强民间文化艺术的普及与宣传，传播文化的种子，培育和传承文化的创造力。

总之，文艺发展需要人才，文艺传统的传承与文艺精品的创作离不开人才，我们的民间文艺事业不仅要关注民间文艺创作的有形的“物”，更要关注无形的品格、情怀和负责传承、研究、创作等工作的“人”。我们要加强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切实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全面推进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

记者：请您谈一谈民间文艺同人民、同时代的关系。如何更好实现让多彩民间文艺飞入寻常百姓家？

潘鲁生：民间文艺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我们要进一步传承发展民间文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一方面，要使人民成为民间文艺的主角，梳理和保护好地方特色民间文艺的群众基础，做细做精基层文化站活动，使基层群众有舞台、有热情、有传承、有创造，唱响民间歌，创作文艺，传颂优秀的民间故事，不断丰富城镇社区和广大乡村的民间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要悉心把握民间文艺的需求，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生活。好的民间文艺作品回应老百姓的关切、符合老百姓的兴趣，大伙儿看了就会有共鸣、有提升，就会拍手叫好。这其中包含深刻的情感创作规律，要求我们的创作有生活的深度、精神的高度、艺术的温度、艺术表达的精度，才会让读者产生共鸣，才能实现艺术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只有汲取民间的文艺营养，加强有乡土基础、有生命活力、有文脉传承的民间文艺创作，夯实民间文艺的生活根基，才能把民间文艺的服务作用落到实处。

应该说，文化的特性在于日用而不觉，须臾不可离，存在于一个个生动的氛围和情景中。在具体工作中，需要突出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进一步开展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民间文艺活动；要进一步把握传统节日、民间文学、民间工艺、礼仪民俗作为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重要节点，通过丰富多彩民间文艺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递正能量，发挥其“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特殊作用，使民间文艺成为新时代的心声，成为“中国梦”的情感纽带和生动载体。

专家研讨蔡远方作品《追梦》

本报讯 7月17日，由北京市海淀区作协主办的蔡远方长篇史诗《追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艾平、叶延滨、石一宁、宋涛、赵琼、俞杰、鲍丹禾、俞胜、赵业胜、李明新、苏忠等诗人、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追梦》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以诗歌的形式描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华大地上的惊涛骇浪与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会专家分别从形式美学、题材内容和主题精神等层面，评价与分析了《追梦》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大家认为，在《追梦》中，诗人以赤子之心、创新的写作方式、扎实的文学功底，思考时代、剖析时代、歌颂时代，为文学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奋进的波澜壮阔的历程进行回顾。诗作情感丰沛，语言具有鲜活感。蔡远方在发言中总结了自己为创作长诗所做的准备，并强调诗集采用中英双语对照形式，是希望能够向更广阔的读者群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他说，尽管自己诗歌创作的水平仍然有限，但思想和感情都毫无保留地融汇在这本诗集中。他将继续笔耕不辍，力求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教鹤然)

「十大校园诗人」评选在京颁奖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7月24日，“分享通信·尚5G杯”十大校园诗人评选颁奖仪式在京举行。《诗刊》主编李少君、副主编霍俊明，分享通信集团董事长蒋志祥，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诗人曹宇翔、西渡、李壮、李晴洋、杨碧薇、王家铭、蒋在，以及获奖者参加颁奖仪式。

据介绍，“十大校园诗人评选”活动由《诗刊》社指导，中国诗歌网和分享通信集团联合主办，面向全国大学生和中小學生进行征文。征文活动自2020年1月启动，7月底截稿，共征集到有效稿件8878件(大学组5422件，中小学习组3456件)。经过评委的严格评选，最终，杨声广、郭云玉、李宇、陈媛(穷冬)、王华(左手)、葛希建(汉语)、彭杰、许淳淳(聆激)、杨雅(杨不寒)、王彤乐(闻乐)入选大学生组榜单；周鑫宇(沈淳)、李俊言、唐宇佳、高振霆、王易凡、李广雨、吴悠、彭天龙、刘馨语、康镇入选中小学习组榜单。

在颁奖仪式上，诗人们围绕校园写作的话题进行交流。大家认为，青春永远绽放，诗歌永远年轻，青春本身就是诗意的，校园诗歌象征着希望和未来，包含着创新的胚胎。百年新诗正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刻，新时代呼唤着诗歌的创新和突破。诗歌之路非常漫长和艰苦，需要依靠诗人长期的努力。校园诗人正面临从青春感爱式的写作向直面现实的沉思式写作的转变。(欣 闻)

音乐会版歌剧《张富清》在武汉上演

本报讯 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中国歌剧舞剧院与中国建设银行联合推出音乐会版歌剧《张富清》，旨在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竭诚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7月6日至7日，该剧由老英雄张富清工作室所在省份湖北的武汉琴台大剧院上演，并由此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音乐会版歌剧《张富清》以张富清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于今年5月在京首演。该剧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从主人公复员退役开始，纵向展开其在人生几个不同阶段的选择和奋斗历程，并运用闪回的方式展现其在战斗岁月中的英雄事迹，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胸怀祖国、心系百姓、可亲可信的优秀党员干部和老兵形象。全剧采用音乐会歌剧的形式，在创作上突出歌剧的质感、人物的情感和音乐的美感，由三名演员分别饰演不同年龄段的张富清，摆脱了叙事时间长、人物年龄跨度大、造型转换难等限制，充分展现了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群体的艺术风采。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该剧讲好英雄故事，塑造英雄形象，充分展现、诠释、弘扬英雄精神，探索新时代民族歌剧创作的方向，努力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欣 闻)

本报讯 7月7日，由接力出版社主办的“少年心事总是情——《锦裳少年》新书分享会”在苏州江苏书展现场举行。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苏州市作协副主席王一梅、昆剧遗产保护促进会常务理事尤梅俊、戏曲专栏作家陈曦、扬州市少儿图书馆馆长华斌及作者王璐琪与会参加交流分享，从不同角度和角度阐述了这部作品的价值、意义和特色。

“90后”青年作家王璐琪的最新小说《锦裳少年》近期由接力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详略相间的手法、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几代昆曲人为了梦想和传承艺术而奋斗终生的动人故事。不论境遇如何，对昆曲艺术的不懈热爱永远是他们生命中的“魂”，也是推动该书故事情节发展最为核心的生命。

与会者认为，小说通过新旧两个时代昆曲少年学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百余年来昆曲艺术在时代风云中的兴衰变迁，抒写了昆曲艺人传承昆曲文化、追求艺术之美的坚韧精神，以儿童视角传达人物命运的起伏波折和人与人之间的浓液情谊，让读者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竭魅力。据介绍，为写好这部作品，王璐琪多次走访苏州昆剧院，根据真实人物的真实经历进行改编和艺术加工，创造出多位性格饱满的昆曲人形象。虽然他们的经历和成长时代各不相同，但对昆曲的热爱一以贯之。(苏 文)

《锦裳少年》亮相江苏书展